

日四十二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

星期三

學 匯

第四百四十六期

刊 副 報 日 風 國

本 期 目 錄

鈔包略取	克魯泡特著	老梅轉譯
國的解剖	張了且	
抽獄還魂記	索非	
革命家的人生觀	春台	
偶感	H S	
希臘哲學概觀	之嘉	
國粹的無政府學案	觀鳥編	修五演
我的意見質同志	香魂	
一生	莫泊三著	姚紅譯

麵包畧取

第一章 吾人之富

(續)

克魯泡特著
老梅轉譯

雖然，人類開過當桑穀變為中間，人類的因為生產，與因為增加生產必要的一切事物，無論何時，總在少數者掌握中了，至於如何弄到這步田地，讓以後有工夫再講，如今單明示這樣事實，且分析其結果夠了！

請看現時的土地呵！其價值實際是漸漸增加去，豈有人口的需要而生的，然且尚屬於少數者所有，人民不能耕作他——或不許依近世的方法去耕作他。

各地的礦坑，也是代表代勞動功果的。其價值，一依國民工業的需要和人口的稠密而生——然且礦坑也是少數者所有，而這些少數者，若別處更發見有利益的投资事業

學 匯

一

他便任意地開採煤炭的採掘或完全停止了。機器也成為少數者私有的財產了；這些機器，由於起原的粗朴發明，再經過二代四代勞動者的手，逐次加以改良，然後才完成的，這事實雖明白不可爭的時期，也依然在少數者的掌中。假使自年以前始製作「列——斯」，製造的機器發明家，他們的子孫，來到今日「伯爾」或「諾東崗」的「列——斯」工場，要求其權利，他們一定被人家喝退道：「去吧！這機器不是你們所有！」。若是他們還要來爭所有權，非遭槍斃不可了。

就是鐵道，若沒有歐洲種植、口、和其工業，貿易，買賣，怕不單是好好的舊鐵條放在那裏的無用長物罷了！而且這鐵道，也是少數股東的所有，這些股東大概連鐵路的線路通過何處，也不知道，便能得到比中古王公還要多的收入，如今假使頻頻斃死在鐵路線路的開通，以及在隧道的開鑿中的多數工人，他們的小孩們，身穿藍衫，追趕餓鬼，聚集於股東門前，乞求麵包，一定當時被槍彈「葡萄砲彈」打死的，如此這般，他們是獲逐散的，而投資者的利益是被保護的。

因為這般奇怪的制度，勞動者之子，享生於此世，直沒有可耕作的田野，沒有可運動的機器，沒有可開掘的礦坑，就令得了這些，也不能不承認其生產貨物大部分送與某主人，就是他們為茫然不確實的工錢，不能不賣其勞動了。他的親父，他的祖父，都為這田野的排水勞動了，為這些工場的建設勞動了，為這些機器的完成勞動了。他們揮全力於這些工程，是無所餘的。而其子孫，生到這世上，要比最下等野蠻人還貧窮些。總然許他們耕作田野，也須在納其生產四分之

一給主人，納其他四分之於政府或地主的條件下才行的，而且這些政府，資本家，地主，經紀等，向他們賦課的租稅，是不斷地增加上去的，是使他們幾乎沒有改良農事的餘力的，他們若被許可轉職或工業，這還常常辦不到——唯在對於其國承認為器械所有者的的人，給

與生產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條件下才行的。

國的解剖

(未完)
張了且

序：——

這篇是前學期的課堂上作品。暑假我担任安陽暑期補習學校國文時，便將地印為講義，發給學生，使他們明瞭國是什麼東西。昨日我在圖書室內，又會見好久不見面的老友學瀝，細審視地，精神還是從前的矍鑠。戰事剛能回故鄉，本不乏新鮮的東西贈這可敬的老友；可惜時間不容，只得羞着臉拿這舊東西作贈品。

十三，十二，十二，作者識於安陽

翻開全世界的史書，都是記載有國以來的事情；是國充滿空闊的位置，佔了古今的時間，勢力實在不小。一時的人解剖一時的國，恐怕還見不到，錯誤之處，今我一個廿世紀二十年的人，解剖這大軀殼，怎長壽命的國，委實覺得困難；不過大着膽，鼓着勇氣，睜開我的眼睛，攪出我的腦海中思想來，嘗試一下吧！

1 國的路途

a 國的成因

原始的人民，沒有嫉妬的心，沒有殺戮的事，不知道什麼是自己，什麼是他人，一同採取食物，獲得大家共吃。隨處可以玩，可以休息，然而究竟知識缺乏，不知道分工合作，不免得不再食物，大家受餓等事；於是免除這等阻礙快樂的思想發生，也就是國成立的原因。

2 初成立的國的情形

大衆成立的國的原因，既是為大衆利益而起見，當然沒有多數人壓活少數人的道理，少數人佔據多數人的權利事情。換句話說，就是

本書的作者：

本書的筆名：

沒有官僚，平民及資本家，無階級的分別。全世界來證明這些話：「一則有點麻煩，二則我對於各國史不十分明瞭；只得舉中國以例其餘吧！禮記上載「天子親耕，后親蠶，」什麼天子，后，親耕，親蠶，不過是初成國的時候，大衆推出的委員，而委員須得與大衆一樣勞動的遺風。說到這一層，恐怕被不平等待遇慣了人們有點疑惑；必定想，雖說勞動都是一樣，而享受上總要有些差異。喂！不要疑慮，記得夏禹王卑宮室……麼？夏禹距初成國的時候很遠，還是那樣，可見初成國的時候，人們享受上並沒差異了。至於財產沒有少數人佔據，使多數人缺乏一層，更容易說明，我們讀過歷史的，沒有不承認秦以上是「井田」制的。「井田」制是什麼？就是土地公有，各人都得勞動，而耕種的地又都相等。說到此處，又將有人打斷我的話頭說：「你說初成國的時候人人都勞動，而所享受又都一樣，那「井田」制有什麼微呀？」「助呀」「貢呀」不是貢給官僚麼？不是有不勞動的麼？哈，哈，「微，助，貢」，是距初成國的時候很遠的，夏商，周時代的情形，不是初成國時情形，你何不想夏以上便沒有記載這種制度的呢。

3 國之組織之變遷

不料這成平世界，人們沒享受幾多時間，就被惡魔破壞了！他們想不勞動，住好屋子，吃好食物，穿好衣服，又恐爲大衆所不容，於是拿這種一方面權利，利用人們的獸慾，去誘或少數的敗類；然究竟人們義務相等，權利相等的思想，深印在腦髓，於是驅除他，唾棄他，而另舉委員。堯以上的君，動不動就被諸侯，是當時一種委員——人民趕掉了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4 官僚努力之形張

人民雖屢次驅除，唾棄他們，無如惡魔破壞存心，一天多似一天

，利用人們沒看清他們，混入人們內，宣傳他們的主義。人們驅除了一個，反從人們驅除惡魔的隊中，出了許多惡魔，於是惡魔逐漸增加，培植黨羽，後來索性公然宣布統率人們，指導人們，也是他對於人民的義務，該享住好屋子，穿好衣服，吃好食物等等權利，也就是人們該以血汗供他們飲食，身體作他們的奴隸。人民起初雖也反抗，但被他們的詭計壓服，於是他們大逞手段，減少反抗的，藉以恐嚇其餘，初成國時，雖沒有顯明事可舉，夏禹塗山之會，因防風氏後至，就加死罪，也可見他們心腸之一班了。

人們既出錢養活他們，他們整日無所事事，於是用這時間來設法使人們不得不聽他們的指使，不得不受他們壓制，不得不拿血汗換來的東西供給他們，供給他們的子孫，什麼勞動，法律兵了，都是他們製出來用以騙使人們的。人民受這種騙使，漸漸也以奴隸自居，什麼「天王聖明，民罪當誅，」一些奴隸的活，居然出諸口，不覺得羞恥。嗚！幾十年來烏烟瘴氣，慘淡無光的世界，竟有許多人們在裏邊忍辱偷生，苦熬非人的生活，無怪近世紀明眼的——滄魯東……喊破喉嚨，犧牲性命，努力與惡魔斃命！

(未完)

地獄還魂記

(二十四續)

索 非

「不知道，嗚！真大胆！」停了一停，又問：「你真不說嗎？我低頭不語。」

「動刑」於是他們又剝去了我的衣服，那可怖的椅子立刻又壓到我的腿彎上了！已經受了第一度重壓的腿，怎能再經第二度呢？所以這次所感到的劇痛，更是難堪難受！當這時候，真是「呼天天不應，叩地地不靈」，雖然我想咬緊牙關，要拚着一個身體去證實那句「甯死堂上，毋死堂下」的話，可是像我這樣孱弱的身軀，怎能經得起這

般零碎碎的厲害的摧殘呢？與其這樣零碎碎的被摧殘，受痛苦，而結果終不免於死，不如一乾二淨地痛痛快快地承認下來，由着他們怎樣用槍斃我，或是用刀斫我，雖然同是一個死，我相信總比零零碎碎的被摧殘死要痛快些；少感受痛苦些。於是我心一橫，很決绝地說：「我說，我實說。」

我這樣的一聲呼喊以後，他們就鬆了刑了。重又給我披上衣服。

法官說：「你說。」

「如果你們已經預先定下要治死我，那末，反正終是一個死，我就什麼話都可以說。」

「你說？」

「炸彈是我自己親手製的；拋擲的時候，是我自己親身去幹的；這是我自己的主意，沒有和誰同謀；也沒有受有誰的主使，用過誰的錢，這是我自己認為樂意幹的正當的事情。」

「好，炸彈是什麼地方製的？怎樣製的？裏頭裝的是些什麼東西？幾個人到公園裏去幹這事？你怎樣拋擲的？拋擲時候的情形怎樣？拋擲後，你往那裏逃？」

「我這樣的供詞，還不夠你們定案嗎？」

「不，須得供個詳細。」

「詳細？我不敢說謊。」

「只要你說實話。」

「說實話？實在我一切都不知道；因為我本沒製造炸彈，本沒幹過拋擲炸彈的事情，而且也從沒有去過公園一次（說起來真可笑，實在我並沒去過公園一次，我自己還不知道公園到底在那裏，裏邊是怎樣形式，如今他們硬把我牽入此案，認定我到過公園，一定要我胡說；那知那浮泛的抽象的話可以隨便胡說一下，那實有的地方情景，胡

說軟得「露綻」來了，而他們竟要我胡說，豈不可笑？再說出事的時

候，我在北京，並不在保定，這是我「真憑實據的」。

「不！你還得依着剛纔所供的說。」

「我說句實話，實在我是與此案無涉的——如果要我說胡話，那末，我什麼話都能夠說；可是我祇能胡說害自己，決不能平白無辜地胡說害人；這一層，請求你保存我的良心，那我雖然無論怎樣死法，我終是十分感激你的。」

那官聽了這句話以後，停了一回，好像是遲疑了一回似的，說：「好，先下去。」

（這一堂足足過了三點鐘，現在算是下堂了。可是我在那亂石子砌成的地上跪了兩點多鐘，急切怎能站得起來呢？雖然有好幾個兵士扶着，而我的腿終是沒有支起來的能力；借着兵士們扶助的力勉強支撐着站了起來，而眼睛裏立刻金星直晃，黑暗的幻影立刻簇擁上來，我只覺得頭腦暈眩，身帶震盪，好像騰了雲駕了霧一般。那法官見了我這般情形，又像是可憐我似的對兵士們說：「扶着他速速迴避，再買些東西讓他吃。」于是我就被扶在這個新奇而露天法庭裏繞着圈走了。）

革命家的人生

(本節未完)

春 台

四· 革命家要達到人類理想的人生，所以首先得將現社會的一切反人生的命，革掉不可，此種革命的行動，不是順流而下的東西，至少在此行動之中，也得經過幾番波折，在此波折漩渦中，革命家必先具有雄厚的原動力為之援助，此種原動力是什麼？我以為就是意志。因為意志就是一切行動的原動力，在任何事業與學說的成功與失敗

，意志力的強弱是轉移的標準，而革命的行動，更是以意志表現力占重要的成分。有許多入，對於革命也是努力的，但少有挫折，便掃興而墮落，沒有不斷的努力了，這樣在歷史上也有不少事實，然而革命是有失敗的可能。爲什麼？革命家所渴望的是自由是平等是八類的幸福，而現實社會却充滿了軍閥，政客，資本家……的剝奪。在此決不容的現象間，軍閥們……是服從現實的，革命家是破壞現定的。而革命家尤在少數，但是要宣傳與運動他的理想，是非常的孤獨，在此孤獨之中，革命家若無堅強的決心，那末，恐怕不會革命的，即便有了這種決心，抖起精神，向黑暗的魔力奮鬥你死我活，可是在如此艱難之中，革命家不能不被險害的，然而在此險害的空氣裏，要不斷的苦鬥去，非有一番耐力也是不配革命的。但是耐力雖然具有，若沒最後的犧牲，那末革命的事實也是要等於零的。因爲犧牲一分，而革命的功業成功一分。固然成功不單革命家所計的，但能犧牲，便算成功的。並且在此最後的犧牲中，也能不容以前的決心與耐力。一個真的革命家的偉大，不是在他能夠有眼前的成功，也不是在他成功了一事未嘗失敗，而是在那不斷的失敗的歷程中的再接再厲。革命家能做到的如此的地步，自覺也有無限的牛趣，所以革命家看那斷頭台上有真理，鐵窗牢裏是自由，革命家能如此的生活一去，行動下去，那末人類的生活才有實現的可能。

偶感

H. S.

(未完)

太陽淹沒到山後水裏去了；
黑暗占有了太多。
碧藍的天中，
雖也曾沾着幾顆明星，
電杆的梢頭，

學 隨

雖也曾列着幾盞紅燈；
但是路兒總是不得明。

鳥兒棲到巢裏，
人兒臥在床中，
靜悄悄，
黑漆漆的，
只聞見狗吠椰椰。

十二，十八，一九二四。

希臘哲學概觀

(續) 少嘉

第一期 科學時代

第一章 密理圖學派

密理圖學派屬於密理圖(Miletus)學派，該派大旨，主張萬物的本源，爲一而物質，根據着這一種物質變化，顯露宇宙間種種的現象，即得哲學上統一的知識。

(一) 德黎

水爲宇宙本質

(德黎 Thales) 是希臘哲學的鼻祖，生於紀元前六〇〇年，密理圖的一個貴族家庭。這德黎及奧斐尼基，得數學與幾何學的知識不少，預知紀元前五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日蝕，爲世所重，稱爲希臘七哲之一。

德黎以前對於自然界種種現象，都用神話解釋，到了德黎時候，總打破妄誕不經的傳說，去用物理上的法式解釋；以爲宇宙起源於「水」，「水」即是萬有根本的元素，所以說：天地萬物，都生於「水」，終歸於「水」，世人所謂一切生成滅現象，總歸不外於「水」的變化。

五

比方「水」受「太陽熱力」，蒸發上昇為汽，遇冷又下降為雨，沒入土壤，能使生長各樣作物。

此說彷彿外道小乘涅槃論，第十七服水論師所謂「水」是萬物根本，「水」能生有命無命一切物，「水」能生物，「水」能壞物，「水」是常，名涅槃因。不過德氏這簡單的論調，後人頗難了解他的究竟。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述，說德黎的宇宙論，以為世界形若扁平，好像一片木板，浮在水面，所以「水」當做宇宙萬有的根本。

要之德黎所說原質以外，不認別有動力，物質一切變化，乃是物質固有的活力。

(一)亞諾支曼德

無限

(亞諾支曼德 Anaximandros 密理圖第二哲學家，有說他曾就學德黎，或說他是德黎的朋友，與德黎生於同地(紀元前約六一〇—五四六年)，富有天文與地理的知識，曾創製天體和地圖，「論天」是他對於天文的著作，可惜失傳)。

亞諾支曼德以為萬物根本元素，不是有一定的性質，與有一定的分量，可以生成特殊的萬物；唯自然「無限」apeiron 可為萬物的元質，這個元質，不生不滅，永久充塞空間，營無始無終的運動，包藏萬有，支配一切，盛極漸衰，衰極漸盛。

萬物發生，始自「無限」分離，分離生出寒暖反對，二者混合，化生液體，漸漸構成森羅萬象的世界；宇宙生滅，循環不已，所以世界成壞，變化無窮。

亞氏「無限」之說，彷彿外道小乘涅槃論，第十九口力論師所說「虛空是萬物因，最初有空，從空生風，從風生火，從火生暖，從暖生水，即凍結作地，從地生種種藥草，從種種藥草生五穀生命，故說命

是食，後時還沒虛空」。

德黎所說的「水」是有一定的性質，與一定的限制；有一定的性質，即不能化成別種物業，有一定的限制，即有各物的嚴格範圍，所以有限制的東西，絕不能當做宇宙萬有現象的根本元質。

亞氏對於天文學，別有新得，他說：地形好像圓筒，圓筒周圍，空氣充塞，空氣以外，又有許多火圈包圍，所以於氣而稀薄的地方，便可看見火圈，人所謂日月星辰，都是火圈子的一部。

(二)亞諾支曼尼

空氣

(亞諾支曼尼 Anaximenes 密理圖第三哲學家，曾就學於亞諾支曼德，生死年月不詳，大概生於紀元前五八八—五二四之間)。

亞諾支曼尼以為德黎的「水」，失于狹隘，亞諾支曼德的「無限」，偏於空虛；唯吾人直接所能知覺的「空氣」，可為萬物根本元素，他說：「空氣」就是吾人及萬物的生氣，即宇宙萬有成立的絕大要素。

又說「空氣」活動，致生厚薄，厚薄相判，遂生集合分解兩種作用；「空氣」集合，即化為風，風更凝成雲雨霜露，土石沙石。「空氣」分解，即變為火；推而廣之，宇宙萬有，都是從「空氣」變化來的。

「空氣」之說，略似外道小乘涅槃論仙論師所說：「風能生長萬物，能壞萬物」。

以上三家學者，雖然思想不同，論證各異，但是其中有一個共同的趨向，他的共同趨向，就是想拿着一樣日常經驗的東西，去解決宇宙一切現象的原理。這派思想與後世唯物派思想，關係很大。

是論瀟湘同志辦的半月刊，

外尚有民聲社對於廣州西關之變數直書卷閣書籍

國粹無政府學案

(續) 觀島編
五演編

「楊朱曰：萬物所異而生也。所同者死也，生則有賢愚貴賤，是所異也。死則有臭腐消滅，是所同也，雖然賢愚貴賤，非所能也；臭腐消滅，亦非所能也，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；賢非所賢，愚非所愚；貴非所貴，賤非所賤，然而萬物，齊生齊死，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，十年亦死；百平亦死；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；腐骨一矣。孰知其異？且趨常生，且謀生前也。」
「堯遠死後。」（此說計後有之惑，人能不謀過去，不慮未來，並無意思愛現在；纔是至德。）

此處把堯舜平等，就事實看來並不錯，因為他打破名聞之故，有人很替堯舜不信，真是現在替裏小脚的美女可惜了。有人疑惑說：「如此則天下何以勸善懲惡呢？」但是有善惡便不叫大同世了。他明明講的大同世法；與孔子講大同世把禮也去掉，正是一樣。大同世要在人明白無常觀，不私為子孫謀，而公身公物，公貨公力；公男公女，（本禮運孔子之言。）不在勸懲虛文，你看勸懲了幾千年，效力怎樣？若非用勸懲不可！為什麼孟子說：「人皆可為堯舜呢？」人人都是堯舜，所以就沒有堯舜了；堯舜尚且沒有，還有什麼桀紂呢？堯桀既兩無，不是平等之什麼？所以楊朱這話真是大同平等法；絲毫不錯，如同金剛經上說：「成佛無佛相也」似的。有取這以文字的人，純拿看末世鼓舞引誘的手段；來批評。楊子大同學說，這真是不可言喻的。

「楊朱曰：伯夷非無欲，矜清之節，（同由。）以放（靈也）餓死。展季非無情，矜貞之節，以放棄宗。（此指柳下惠坐懷不亂事，寡宗是少宗系。）清貞之誤善若此。」

畢 匯

這是說大同世（飲食男女）的大法，因為沒有私產的制度，所以沒有廉名，因為沒有家制，（孔子說：男有分，女有歸。）所以沒有貞名，如同專制時代「臣罪當誅，天王聽以」這個話，在其時代就不適用了似得。

乙 中道義

「楊朱曰：原憲饑於魯，子貢殖於衛。（饑貧也，殖貧殖。）原憲之饑捐生，子貢之殖累身，然則饑少不可，殖少不可。其可為仕，曰：可在樂生，可在逸身，故善樂生者不饑，（足己之所資，不至之匱。）善逸身者不殖。」（不勞心以營貨財。）

這是說大同最精義，人饑到至極處，像佛似的，出家乞食，也算達到極點了。但是，不足為人人人的常法，這是精神之極，不可通行天下。人富殖到至極處，像歐化物質似的，極天地間物質精華，供人使用，造飛機而上天，造潛艇而混濁海底，也算亙古以來能與天地爭勝的一個大富翁了。但是，結果至於世界大戰，相殺三千萬人，富殖足以害身，可算確有證據了。折中「饑」與「殖」的這兩條路，惟日大同，大同法是什麼呢？就是出世，世間兩法的中道義。換句話說，就是佛的「東方淨土」，「耶的」[地上天國]。」

（未完）

我的意見質同志

香魂

我們抱無政府主義的黨人，皆當具有絕大犧牲！及忍苦耐勞，奮身殺賊的氣魄和毅力。設若畏首畏尾，效佛上空談一味放棄專責，博取名利榮顯，則差之遠矣，近來吾主義綱算略的有所進步，此均先死同志，用大好西顧，沸騰熱血，換來百焉。而反對者，亦明吾主義正大光明，殊不藉感愚人，別有作用可比，亦非理想學說，只能覺

七

人聽聞於一時，而不適於平民於永久者也。蓋兩年黨派歧出，好亂樂禍者流，復巧設名稱，誘惑青年學子，為其鼓而吹之。遂其到處騙取金錢之卑懷，結果不但不能取信於人民。反累他黨之外感。是種賊子真可殺之無赦，免其多黨之罪過為得也。

去歲同志有提議開一大會於北京或上海間，以便聯絡多數同志，交換意見，協商今後對於宣布主義之捷徑，彼時我尚未抵京，由同志某轉告方知，隨即發函贊成，並寫一短說，協助其成，不料此函及稿，均失於洪橋，未能達到目的，良可嘆也。蓋吾主義本是有組織的，非同散漫使同志散居四方，而不得通聲氣也，無如其間真正同志甚少，較等用息。多不在此，遂令某君徒談消滅於無形，即使有幾個血性同志，厥成其議，奈各抄手空空，頗不易於着手，而居各地者，復受種種環境所壓迫，行動上大不能自由，亦徒嘆奈何耳。繼次雖有發起藉助便交換意見，較比開大會容易一些，我意此種事只可行諸少數所知者，其他不知姓名住址者，仍不能通其支字片昏，或謂個黨人能個個以精神之結合於永遠，諸事便容易着手進行，似勝胡花尋樣，勞動大家，亦可避諸惡吏採收之目。光澤得便宜行事，此說非無理由，然我是主張以實力宣布主義者，且值此紊亂時局，實困難斷于社會，若專憑三二文人，高談闊論，達吾主義之目的，我不信也，非不信也，亦不取不為也，諸同志們以為如何，

一生

(續)

莫泊三著
殘紅譯

又一輛車到了「楊園」。的的看見從那遠的來子，也畫出了那臥榻，這料到那土邊一個人體躺著，明白一切。她的感動，這樣的敏捷

令她將那得倒臥在地下。

她得到意識的時候她的父親正扶着她頭拿隨枕她的髮角。他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你知道了嗎？」咕咕咕囁囁的說道：「是了，父親。」但是她試着要起來的時候她知道她自己不能這麼做了，她的苦惱有這樣的嚴烈。

就那一夜的小產下一個死。子來，一個女孩子。

約爾什麼也沒看見，林的葬禮：她什麼也沒有知道。只是覺得兩天。

頭上利申始母回來了，在那個磨滅的熱病的夢中她下死的要想起那老處女離開「楊園」的時候，在什麼時期和什麼境之下。她不能想出這個來，甚而在她清醒的片刻都不能夠，但是，的確看見她繼續着「小母親」死了。

第十一章 保羅之長成

約爾打了三個月沒日出過她的屋子，她那土灰蒼白的樣子沒有人以為她會復原的了，但是這漸漸的吃起來了，小兒親利申始母永遠不離開她，他們都住在「楊園」。尤林死的震把利申始病給留留下，極輕微的聲響也令。失魂喪魄，由於她沒意思的緣故她也長久的昏氣着。

保永沒有問過「林死」的詳情。這於她有什麼關係呢？她不早已知道了嗎？人人以為這是一件非常的事，她却知道得極其明白，她始終還守着使她痛心那個秘密：他的遺產的知曉和遺囑的那天，伯爵倉猝而兇猛的造訪的記憶。

(未完)